





史記第三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

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為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

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

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

經竝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

無感外姓無譴韓策曰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

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索隱本出有感

內無感恨之隙字竝與憾同又見下



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爲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母字母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母索隱本出崔杼母歸四字注曰母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母作無而刪去索隱母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待士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衛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衛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衛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衛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



文本作衢不得誤為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即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為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

燕策作恫怨下文眾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怨鮑本元作恫恐改為恫怨

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

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為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為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

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北外

迫內措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

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交雜也又

作錯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譌作爭錯也案劉音

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箝說文箝迫也小雅雨無或作

箝周官典同侈聲箝又作迨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

鄭注曰聲迫箝迨迨迫也釋名曰箝迨也編



竹相連也。史記漢書通作摺。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摺指。史記同。晉灼曰摺置字俗以爲箠耳。師古曰謂爲門扇所箠。王莽傳迫摺青徐盜賊師古曰摺讀與箠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貊內摺齊晉摺亦迫也。小司馬讀爲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貊內箠齊晉卽用史記之文。

###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 宋微子世家

爲外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外不恨爲外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外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栢

彼爲象箸必爲玉栢爲栢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栢亦當作爲玉栢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栢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茲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改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案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為又

僖二十四年又左傳作又

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為又又與既文義

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

為又

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

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

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

亦讀為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

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為又

漢書吳王作又

鼻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

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為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

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

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

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

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

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莫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字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胃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為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𪔐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𪔐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蹇相近說見唐韻正而

蹇從就聲蹇然或為蹇然蹇芻或為蹇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

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為戊即今斧鉞字故又譌為越猶甯戚

之譌為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偽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念孫案偽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偽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偽說見秦策蘇代偽爲齊王曰下偽爲卽爲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

音搏亦有作附讀念孫案搏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搏胡眾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為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為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邾邳者羅襲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為鄒字騶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為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為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韋仲鄉蕩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為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竝

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竝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為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填古多以填為鎮撫字小雅采菽

篇啟天子之邦毛傳殷鎮也釋文鎮本作填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填孝文紀填撫諸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蕭何填撫山西字茲與鎮同

鎮音今改填為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念孫案導諛即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已道人謂已諛人道人即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為導諛旨及之為導及禮書旨及士大夫索隱本作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旨字當讀為覃及鬼方之覃集解本旨譌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為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為導禫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禫二字竝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禫餘母切禫之或為導函禫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為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即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外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外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為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為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竝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疆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己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尙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



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亾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亾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竝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



美女之明日也。

漢書高祖紀注且日明日也。

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

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

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

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異日。

太平御覽樂部

八同。

###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

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

為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

之勳字之誤也。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厚字作廩三公山碑作廩並與享相似。

享受也。

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

作理世不必一道。

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

而便國不必法

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

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

也。

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

古上又脫法字則

文不成義。

###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  
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哀之奇周官

奇哀之民鄭注奇哀譎觚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

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

儒冠儒服必無奇哀之行也中國未必無莠民蠻夷未

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

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 鴟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

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

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鴟之二字乃是鴻

上之譌鴻與鴟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

鴻譌作鴟劉晝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上譌作之耳水

經澹水注曰澹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

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

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澹水於是左

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澹水也以上水

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

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為開開又誤為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為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倭

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罪索隱曰倭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倭與交同

說文倭交也管子形勢篇身集之倭雖善不親

形勢解篇曰與人倭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身集之倭七臣七主篇曰好倭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倭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

當為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為上交又曰

秦與韓為上交秦與梁為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外長平念孫案氏當為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倬注荀子疆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已謂魏王曰已忌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倬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已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淡切綜練皆為俗本所惑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為支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支支形與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疆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疆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疆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疆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州而

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始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不  
日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竝與此同  
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  
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  
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  
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  
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  
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爲欺而引俗語張到爲證甚屬無  
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  
訓爲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爲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

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

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

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疆也東周

之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

救魏以勁之竝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

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

日趙恃楚而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

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

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勳譌作劇劫譌作刼從巫



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

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楚辭九辯

輕譌作輕，今本力與刃至與至形並相似，故勁譌作到，而

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

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而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

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

則秦與韓駕御於楚，鄣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

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

讀為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

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秦策同，張訓施為展

亦非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

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

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

字竝讀為移。施又音以，豉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

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謨云：施，移也，音以，豉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子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念孫案粟子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為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稟子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  
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  
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  
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  
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  
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葬枯稟乏，稟作粟，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  
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  
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間，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  
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竝依俗本  
加言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  
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  
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  
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  
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  
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醴之愉

攬之淡醴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

醴音釋

史記釋字多作醴

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

云一作舒者謂醴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醴之愉下

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

說文舒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

車盱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茶釋文音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馮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醴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

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

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

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

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攬之淡醴之愉愉政令之寬猛

相濟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

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

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唐石經

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

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

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輦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笏

又聞令吳廣之次近所笏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笏有叢祠故曰次所笏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鍾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龔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即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擗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為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為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官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為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為蕭何當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  
第一爲一事賜帶劔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  
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  
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  
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  
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  
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  
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  
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意參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  
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  
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  
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為，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為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類若畫一

蕭何為法，類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反。古岳。索隱：本類作觀，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

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觀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觀，念孫案集韻上

聲三講類，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類若畫一，或作

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類。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類若

畫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

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類字，則類即觀之譌也。集解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觀曰視，今俗本譌作

類。故觀譌作類，觀從葍聲而讀若港，猶講從葍聲而讀

若港也。觀從葍聲而讀若角，猶斟從葍聲而讀若角也。

見說文，或謂類為斟之譌，非也。說文：斟，平斗斛也。即月令：角斗，角之角，與此義不同。且斟字從斗，斗與頁形不相近。若本是斟字，無緣譌為類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畱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

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汜，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辯。



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  
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  
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  
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  
訓直為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  
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匱生曰  
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  
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即束緼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

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

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疊樽賜任王后亦謂

特使人取疊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

者也安能為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言  
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  
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  
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  
誘注曰特猶直也鄒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  
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會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  
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  
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  
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  
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  
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  
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  
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  
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會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  
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  
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  
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  
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  
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  
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  
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清淨  
其宮以異



之表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  
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高注柴二書  
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  
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間卽表商容之間式智者之  
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  
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  
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  
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漢書張良傳  
一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新序善謀篇竝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  
之敬

### 并葬黃石冢

雷侯外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  
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  
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  
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  
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 陳丞相世家

####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  
謂陳平何會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餼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

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

項羽紀立司馬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殷下不

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事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為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外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  
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痊之言也范睢傳曰使臣  
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鼂錯傳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  
古曰恨義竝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湊

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  
辭九歌望涿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為

湊故正義音臻而訓為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湊谷永  
傳暴風三湊王莽傳聖瑞畢湊師古竝云湊與臻同作  
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  
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侃

母侃德集解徐廣曰侃一作菲念孫案侃德本作菲德  
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侃今本菲作侃侃作菲者皆後  
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  
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侃侃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  
漢書作斐今改正文作侃則與索隱本亦作侃之語不



合且正文本作非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侃則當訓爲  
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  
無侃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  
則侃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侃此文自作非不  
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史記第四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耶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  
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  
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  
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  
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盜跡日殺不辜索隱本跡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跡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跡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跡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跡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跡同竝音之石反斯為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為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為也故為句說者與知焉為句

為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淮南本

經篇五穀不為高法不為不成也孟子萬章篇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言莫之為而成也韓策也讀為他

鳥不為鳥鵲不為鵲言不成鳥不成鵲也

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

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

故何杜注並曰故事也

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

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

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

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

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

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

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

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為也絕句失之

###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悖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悖辭二字互誤迺

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

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

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為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  
記意字本作意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  
敬碑作億又說文十萬曰億今作億說  
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  
意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  
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為  
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為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為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  
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  
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  
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為人刻廉  
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  
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挾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  
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  
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  
家曰挾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  
此曰挾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  
挾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即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  
亦曰挾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為縣不知吳  
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  
記作挾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史記竝作挾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  
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  
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

陳成恒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淡淡與淺正  
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淡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淡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淡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蒿藿郭注曰蒿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鼪鼯之逕案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也。藿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𦵏𦵏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樞棟。晏子韓子與荆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樞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并季字子產

并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并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并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并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并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并季產，本於史記也。并季產者，并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并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邾吳

邾吳字子斂，索隱本邾作邾，云：家語吳作選，字子斂，文



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邾與邾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邾者是也古本若非邾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邾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邾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邾姓不得作邾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邾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與作選而不云邾作邾則家語亦作邾可知今本家語作邾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而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已非謂鞅恐天下議已也孝公恐天下議已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已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為牧字之誤

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牧之處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

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

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馮作收司顏師古以為皆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

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

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

後人亦依正文改為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

都為縣都即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

聚集為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為三十一縣皆無都

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既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

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

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

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

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

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

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

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車不過三

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

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

即所謂革車三百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為

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為三萬斯為謬矣卒不

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

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

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

注曰臣人謂己為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

解當從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

謂己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

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

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為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

為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

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竝引廣雅曰：繫弱鉅黍

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為來，即

惑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竝作鉅黍

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

黍，距鉅，自古竝通用。

不從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

當依楚策補。從，即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為設。今本竝作投，言設

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

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為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為

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為設。今本竝作

投。本作設當為投。今本竝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

司馬以為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為易解也。後人既改正

文設字為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會身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  
歿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會身  
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歿同患也念孫  
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為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  
腹則愈即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會身  
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歿也齊世家桓公欲  
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  
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即偷一小快也淮  
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

偷從心愈聲

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偷鄭箋偷讀為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

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歿凶釋文竝音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偷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歿斷凶而其心字不偷漢繫陽令楊君碑不偷祿求趨竝與偷同

或在歿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會毒肉  
偷飽而罹其咎也彼言偷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偷  
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歿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歿燕策及莊子盜  
跖篇同

###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為若字之

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

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

若言易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

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

義也為一句非是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

若論作君皆竝用此若二字

### 塞郾院

幾均陵塞郾院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

也索隱本作安郾院安即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

塞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湛曰闕塞也爾雅大歲

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闕逢

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身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

相近闕郾院之為安郾院猶闕逢之為焉逢見史記單

闕之為直安徐廣麻書音義曰董闕于之為董安于定

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闕于以遏徂旅之為以按徂旅也後人



依燕策改安為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  
改為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

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

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  
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  
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  
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

魏也

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  
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為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  
至是始一見即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  
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  
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竝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

梁也制折古字通

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

折爲制

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曰唯唯與雖古字通

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纒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

文一本唯作雖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

省也留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

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念

孫案待當為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

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

恃為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

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

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為搏則與徐

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淡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

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公輸若入儀之梁此師於秦案嚴陵實使也五通簡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非不喜高祖出師漢書高祖紀高祖嘗責也等以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

見齊舊策

本作熹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熹淫高祖本紀秦人熹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熹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桓六年穀梁傳陳侯熹獵墨子魯問篇國家熹音湛洹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祚字伯熹郟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

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

為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

待異日故犀首即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

下而以不得待為句異日為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

音煩鳥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灼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屬為句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

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為文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與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為文索隱掇音都活反

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

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扞

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扞為句君之國有

事為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

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樗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刑邱

秦嘗攻韓圍刑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刑邱正義曰刑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刑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刑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困於上黨衍於是其證邢即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

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

十里汾水有陘庭城即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

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

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

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

拔我陘城汾有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降趙即此所謂攻韓圍刑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

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刑邱杜注曰刑

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竝與此注同范  
雖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  
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  
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念孫案  
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  
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  
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  
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  
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  
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  
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  
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

為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念孫案不足為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為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為。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為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會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為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為之字之誤也。之字指會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

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按此說非也。之字果指會客言。必將之字改為會客而文義仍通。例如左傳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此之字即指宜僚。即可改作宜僚。而變其文曰。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宜僚。又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孫長而愛悼子。欲立之。此之字即指悼子。即可變其文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孫長而愛悼子。欲立悼子。此例甚多。今使改史記此文為會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會客等。成何文理。故知文非之字也。至於此句稱文與上下文不合。自是史公疏忽。此例

偶人



在史記中甚多甚至如太史公三字於自序一文中忽以稱其父忽以自稱此何足怪御覽兩引此一作之一作文必有一誤王氏以於已同異為是非差矣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為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為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樂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為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駮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雙鼓

溫禺即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柰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亾鉄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此條亦非也如其說當讀作此雌  
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者得  
天下矣則為字似亦衍文吾以  
為當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  
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王傳同張儀傳  
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  
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為疑故又加疑字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為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  
曰為雄下行一雄字為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  
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即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  
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  
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  
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為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  
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  
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  
市乃趨市  
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瘞之病

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瘞之病索隱曰罷



瘡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瘡非背疾則罷瘡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瘡卽指瘡而言說文瘡罷病也廣雅瘡瘡也是瘡爲罷瘡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瘡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瘡瘡瘡瘡字異而義同

言市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念孫案廢卽發

之僭字

召南騶虞篇壹發五犯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竝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

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謂目笑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卽發將

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己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

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

六字皆衍文說見下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念孫案此

本作子秦地如母子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竝與與同義言子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

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

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何與孰同義趙

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

加何字斯爲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爲與故妄加何字

### 疆怒

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

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疆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

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疆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

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傲是怒卽疆也上文曰吾

且因疆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  
危讀為詭詭詐也言其為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  
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  
秦之疆名以為趙而實以為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  
為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  
為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  
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  
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  
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  
本或作燕辟廢其學  
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為詭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  
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  
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  
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畱宿閒語李賢注曰



閒私也

范睢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睢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才字後人所加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為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為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晉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竊載范睢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戾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睢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為輕蔑，義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作無。漢書貨殖傳：寧爵無才。孟康曰：奴自相謂，寧欲免去。莊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才。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為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妄其憎懷而愛秦邪。妄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亾意為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為無還燕意，亦非也。亾

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

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莊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竝與抑同。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平意亦。思乎。意亦竝與抑亦同。或言意亦。或言意亾。墨子非攻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  
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管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

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玉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  
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宦者也繆與謬同謂爲一聲之

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  
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  
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  
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  
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  
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文，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為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淡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

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即持國柄也。絳侯世

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

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槩，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

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饒如鈴，無舌有秉，竝讀與柄同。後人不知秉

為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

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鬪，膝攣，念孫案曷讀為過。商頌

篇則莫我敢曷，荀子過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雅



也偃仰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

醜無雙白頭淡目印鼻結喉是也偃過一聲之轉偃鼻

之為過鼻猶偃豬之為過豬千金堰之為千金過也襄

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

波也禹貢熒波既豬某氏傳曰熒澤波水已成過豬過

豬即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

注堰一作堰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即千金小司馬不解曷鼻之

義而以為鼻如蝎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又

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為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為韻止與有為韻有

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令趙囁秦

以伐齊之利囁與念孫案索隱本囁下有說

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囁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

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囁之以利故曰囁進說之意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為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

昭四年注孟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

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

子萬章篇注地念孫案山以二字互為與洽與讀山與亦與語不

音韻於最勝賦山犬其視也洽音而不賦山其視也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為取

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

聲茲相近故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

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

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

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

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郈成

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

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四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閒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  
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子胥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  
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臣也  
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  
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  
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  
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  
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  
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為贅語矣太  
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  
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  
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缶

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為秦字之誤也  
奏進也言請進盆缶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缶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  
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  
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  
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  
歿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  
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  
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  
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  
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  
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  
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歿而已不忍爲  
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  
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  
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為甚甚與大義亦相通  
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犬也天下無甚於此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辭解紛亂曰楚邑之王視其辭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  
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  
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  
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  
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  
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  
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會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為北北古背字

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  
管子君臣篇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  
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言雖至會人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即此所謂反北也

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

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

北誤為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廡張釋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

常之賢文選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

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

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

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

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  
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  
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弟四







